

云南文史资料集刊

YUNNAN
WENSHI
JICUI

[九]

民族 宗教

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文史粹 九 民族 宗教

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文史集粹. 九, 民族 宗教/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2
ISBN 7-222-04262-8

I. 云... II. 云... III. ①文史资料—云南省②民族历史—云南省③宗教史—云南省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9265 号

责任编辑 杨 澄 侯兴福
装帧设计 袁亚雄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云南文史集粹 (九)
作 者	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社 址	650034
邮 编	Ynm. peoplespace. net
网 址	rmszbs@public.km.yn.cn
E-mail	787 × 1092 1/16
开 本	40.25
印 张	929 千字
字 数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
排 版	ISBN 7-222-04262-8
印 刷	2000.00 元 (共 10 卷)
书 号	
定 价	

《云南文史集粹》编委会

顾 问 杨崇汇 梁 家 刘树生 孟继尧 和占钧
 马开贤 许克敏 陈勋儒 苏正国 管国忠
 曾 华 罗黎辉

主 任 李先猷

副 主 任 龙忠志 李师程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刀爱民	丁蜀滇	马孝初	马良泽	刘富兴
杨光远	杨 珏	杨铭玺	李为佑	李 星
李蔚祥	张永康	张 宁	张鑫昌	余祖广
沈家明	陈龙江	林超民	胡廷武	赵树森
钟世禄	段金堂	高颂山	郭秀文	袁显亮
黄禾生	梁春域	彭济生	傅仕敏	舒毓锦
雷耀民	蒲元华			

主 编 李师程

副 主 编 蒲元华

执行主编 丁蜀滇

编辑人员 蒲元华 丁蜀滇 吴 进 王小晓

目 录

民 族

我所了解的彝族上层人物	安恩溥 (2)
在护国之役中崩溃的彝族纳楼土司	普梅夫 (5)
记彝族首领刘阿鲁惹	马继典 (11)
彝族巡检司金洪照	杨与顺 (19)
久安土司海映兰	杨朝庭 (23)
记民族上层人士余海清	马继典 (26)
彝族矿冶博士罗为垣	杨九皋 (28)
缅怀余国栋	邵建业 (33)
我的一段经历	普震有 (36)
圭山彝族歌舞首次赴昆演出始末	李昌华 (38)
阿细跳月	杨永仁 (41)
撒梅人的历史及语言概述	李炳顺 (43)
边塞伟男刀安仁	王业腾 (47)
我做芒市末代土司的回忆	方御龙 (53)
记我的父亲——方克光	方鹤琴 (69)
遮放土司多英培游历始末	方保龙 (76)
芒市土司征收官租杂派史略	方正春 线永荣 (85)
帕雅稿刀承宗的转变和进步	刀国栋 (90)
我走过的道路	刀世勋 (95)
勐海土司刀宗汉先生传略	刘献廷 (102)
傣族爱国英雄张万美	段世琳 (106)
瑞丽傣戏界的风云人物	管有成 (108)
张冲与李和才	孔令忠 (110)
李呈祥靠拢共产党前后	廖伯英 (112)
思陀土司沿革纪略	李呈祥 (116)
落恐土司区“七七”事件	李文明 (121)
犒吾土司片段	杨廷标 (130)
我代理猛弄土司的回忆	白张惠仙 (135)
白族爱国将领杨玉科	龙永行 (138)
回族老人马观政	纳 文 (144)
著名回族学者纳忠和纳训	雁 寒 (149)

抗战中的云南回族	沙德珍	纳钟明 (151)
纳西族东巴文化	郭大烈	木基元 (153)
云南班洪事件始末		李景煜 (158)
班洪王子胡忠华		段世琳 (169)
班洪总管胡玉山	段世琳	李宗汉 (173)
红旗引路		赵廷光 (178)
记我先祖项崇周		项朝宗 (184)
回归祖国		项朝宗 (193)
峡谷骄子霜耐冬		陈佳荣 (196)
傈僳族第一个州长裴阿欠传略	此阿畅	胡志明 (201)
傈僳族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	汪咱阿肯	(207)
金平县拉祜族苦聪人定居前后	施联达	(216)
柯树勋治理普思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始末	孙天霖	(222)
永宁土知府的最后一任总管阿少云	马继典	(227)
永宁土司总管与美籍洛克博士	马继典	(236)
在党的培养下锻炼成长	何 贵	(242)
我当独龙族第一任县长的回忆	孔志清	(245)
独龙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齐建仁	(251)
云南唯一水族乡——古敢	顾绍云	(253)

民族工作

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民族地区	夏康农	(258)
中央访问团到中甸访问的难忘回忆	王连芳	(263)
云南民族工作回顾	孙雨亭	(268)
建国初期部队的民族政策教育	胡荣贵	(276)
难忘的历程	郑 刚	(281)
在中甸的日子	廖运周	(289)
五十年代藏区工作回忆	郭庆基 孙致和 黄河	(294)
争取德宏地区民族上层的两件事	黄 平	(305)
思茅边疆地区“直接过渡”工作的回顾	梁 家	(313)
回忆边疆慰问团	李群杰	(320)
我对民族工作的几点体会	马伯安	(323)
50年代思普地区民族工作的回忆	唐登岷	(327)
从“召景哈”到人民州长	李宁华 召亚琴	(339)
全靠铁的纪律	刀国栋	(350)
党的政策使各民族团结进步	项朝宗	(356)
西双版纳和平协商土改回顾	刘 岩	(360)
怒江工作回忆录	张 旭	(375)

民主改革时期的维西县	王北光 (385)
景洪坝区土改前的民主改革	郑希贤 (389)
忆进军中课	赵 卓 (394)
回忆 50 年代初耿马民族工作	艾群 江宗荫 (398)
红河州边疆民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情况	杨 建 (405)
建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回忆	余 松 (415)
中甸县的民主改革	黄 河 (422)
中甸的土司和党的统战工作	苏郎甲楚 (427)
区别完成反封建任务 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	王寿南 (430)
赴小凉山开展民族工作的回忆	马继典 (436)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史略	黄桂枢 (442)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云南的伟大胜利	吕志强 (448)
怒江地区的农业合作化	王振华 (452)
省民族工作队第三队和滇西民族工作队在临沧	赵明生 (457)
紧跟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	祝发清 (463)
德钦县的土改及平叛	郑耀南 (473)
汪学鼎传记	苏郎甲楚 (476)
建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经过	赵春洲 (481)
忆参加国庆一周年典礼和普洱区民族代表会	肖子生 (489)
中央访问团慰问圭山	黄恩培 (492)
我的朋友岩甩、岩宰龙	马占伦 (494)
回忆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工作片断	钱发昌 (497)
50 年代初的边疆卫生工作	李本孝 (502)
曼两傣族与贺南哈尼族的纠纷是如何解决的	刀志国 (505)
我们砍了山神树	胡鸿章 唐家寿 (507)
回忆中缅边民联欢会	沙忠胜 (509)
开展民族卫生工作 培养民族卫生人员	陈泽富 (512)
傣族姑娘玉香当了“摩雅”	徐定莲 (514)
积极学习民族语言	杨茂林 (515)

宗 教

云南伊斯兰教	纳忠伦 (518)
云南基督教源流略述	王爱国 (527)
昆明市城区清真寺	纳国昌 (530)
外国教会在云南的活动	王淑杰 (536)
怀念虚云和尚	史 明 (563)
更觉活佛传略	迪庆州委统战部 (568)
松谋活佛传略	松秀清 (570)

中甸噶丹松赞林（归化寺）志略	七耀祖	西洛嘉初（572）
德钦县东竹林寺简介	葛达活佛	（590）
天主教传入阿细地区的经过和影响	毕方济	（592）
基督教在威信活动始末	古仕林	（594）
昆明市解放前的基督教传教机构及其有关团体简介	张现洲	（598）
我从事基督教会工作的回顾	张现洲	（608）
回族的爱国与信教	桂国年	（613）
路南彝族的宗教信仰	昂智灵	（625）
邓明德在路南的传教活动	黄文斌	（632）
天主教在路南	杨波	（636）
维西县天主教简历	施光荣	（638）

民 族

我所了解的彝族上层人物

安恩溥

解放前，在云南官僚中就有人说：“中国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云南有龙、卢、安、陇四大家族”，云南即指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四人的父子兄弟亲友的彝族骨干和依附于他们苦谋升官发财的非家族骨干而言。也有把陆崇仁加上称龙、卢、陆、安、陇五大家族的。

这个集团就是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彝族上层集团。它的形成，可以说是有意识的，也可以说是无意识的。

这个集团团长以上、县长或等于县长以上、国民党县常委或书记以上的彝族骨干，现在我能记忆的有龙云等44人。龙云任云南省主席、滇黔绥靖主任等职达18年。卢汉（龙云的表妹夫）任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主任等职近4年。卢永祥（即卢玉书，龙云的表兄）警察出身，曾任河口督办，云南省政府督察处长等职。卢邦基（卢汉的七弟），曾任寻甸县长。陆亚夫（上代与龙云、卢汉家有瓜葛）法政学校出身，曾任滇越铁路军警总局长，军法处长等职。禄国藩，日本东斌学校学生，曾任普洱道尹，边防督办，宪兵司令等职。陇高贤（即陇举卿，禄国藩之兄）曾任云南省议员，彝良县议员。龙志钧（禄国藩的女婿）云大毕业，曾任云南水利局长。龙秉灵（卢濬泉的外甥），中央军校毕业，官至少将，曾任滇黔绥靖公署交通处长（名义已记不清，实际做检查邮电等特务工作）。陇均府，警察出身，曾任镇雄县长。杨成勋，曾任盐津县长。杨继宽，陆大毕业，曾任禄劝县长，云南保安司令部高参。罗世德，云南省议员。安伯英（贵州人），曾任永胜县长。安克庚（贵州人），曾任佛海（即现在的勐海）县长。杨天一，曾任楚雄县长。安恩溥，六十军军长，立法委员，民政厅长。安纯三（安恩溥胞弟），师长，昭通专员。龙绳武（龙云大儿子），曾任师长，自称少帅。龙绳祖（龙云二儿子），曾任师长。龙绳曾（龙云三儿子），任过团长，无甚作为，但在昆明搞帮会甚活跃，对龙云统治云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卢濬泉（卢汉的叔父），任兵团司令。陇生文（安恩溥的表弟），曾任师长。陇承尧（陇生文的妹夫），曾任镇彝威团务指挥。陇承虞（陇承尧之弟），在陇承尧之前任指挥。陇辉，九十三军的师长。张华清，曾任团长。龙霖、龙祥任团长。龙泽汇（龙云的表弟，卢汉的妻弟），曾任九十三军军长、十三军军长。龙雨苍（龙泽汇之兄），曾任云南第三旅旅长。龙奎垣（龙云最信任的龙永安的儿子），曾任师长。龙沛霖（陇体要的妹夫），曾任宪兵团长。胡国秀，任过旅长。苏开文，任过团长。陆瑞征，任过团长。陆崇德（陆崇仁之弟），在六十军任过补充团长。龙云阶（贵州人），在一八二师任团长，抗日时在台儿庄战役阵亡。安永松（贵州人），在卢濬泉部任过团长。陆崇仁，任云南财政厅长多年，兼任云南兴文、劝业、益华、矿业、侨民等银行的董事长，称为龙云的土账房。卢国良（卢汉的大儿子），留美学生，曾任兴文银行行长，昆华医院院长。陇体要，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中统云南负责人、云南建

设厅厅长。余祥炘（即余景炎），曾任国民党昭通县党部常委。安则法（即安石生），曾任国民党佛海县党部书记长兼县长，兼兴文银行佛海分行经理，后任立法委员。这些分布在政治、军事、经济、党务各个方面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是历来彝族统治阶级黑彝的后代。当时还是领主、地主蓄有奴隶的家庭出身，自幼就是在范围大小不同的情况下骑在人民头上过日子的。但是由于常被有势力的汉族歧视、压迫，尤其贪官土劣的欺侮。自认为其原因是，有一点祖业、有点油水，但文化落后，官场无地位。解决的办法，唯有读汉书、练武、入学、钻营做官，和汉族之压迫者竞争。至清道光、咸、同时，间有达到目的的。就作为鼓舞子弟上进的训条。清末民初，虽然废科举办学堂，但读书做官，做绅士，光宗耀祖，挡门顶户的封建社会传统风尚如故。昭通一带，最先跑省城的是卢玉书，跑进来警察学堂，当龙云他们出来时，卢在警察方面已爬到警官任区长。其次为陆亚夫，跑来省城进法政学校，后来也去日本一转，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做了官，后来在龙云任军长时，当代表回云南来，又在云南做了官。这两人虽有亲戚关系，出外时是不相为谋的。其他的外出者，除极少数外，一般都是不相为谋的，都是各自在做官挡门户主导思想下各奔前程的。有此共同思想，可以说殊途同归，自然地在统治阶级中形成一个集团，具体点说在乡虽不认识，出来以后，无论见过面与否，只要知道某人是彝族，就自动地背下互相支持。如安恩溥、陇体要等，在家乡时与龙云、卢汉互不相识。安恩溥、陇体要等到省以后，龙云、卢汉对之都有指导照顾。安恩溥考进讲武堂时，龙云在唐继尧部任茨飞军大队长主张免去实兵指挥的考试，安恩溥带兵指挥能力太差，若考试肯定失败，但安恩溥并没有请托过龙云。安恩溥等也随时随地为龙云、卢汉隐恶扬善，作辩护宣传工作，成了未受委托的得力宣传员。这也可以说有意识的形成了初期的彝族宗派集团。

到龙云统治云南后，各有统治地位，有职位关系，也不敢公开地有什么集团组织，互相支援、援引；都是各以意会投机取巧地进行，彝族关系的作用，还讳莫如深。在这当中又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羡慕回族有礼拜寺，苗族近年也有礼拜堂，能公开集会，就是他们有伊斯兰教，耶稣教为凭藉，彝族就是无所凭藉，不能组织集会，这种思想，有机会时也分别的谈论着，龙云和安恩溥等就谈论过。

在1927年间，陆亚夫、卢永祥、禄国藩、安恩溥、余祥炘等聚谈了以下一段话：“彝族是庄跻以前来自楚国的竹王之裔。相传楚国有女浴于沅水，见一竹筒浮于水上有五音之声泅携上岸，剖而视之，系一男孩，遂立志终身不嫁，抚养此孩。到了成人，力大无穷，率众略得苗人先据有之黔地（贵州），进而占领滇地（云南），称竹王，臣服于周。其后代与中原信使往还，至汉不绝。相传班固、班昭、班超等，皆竹王裔又回中原之后人。今滇东北苗人尚有暗语称彝人为老汉人，意即后来侵略我们的是汉人，先来侵略我们的是彝人。彝人自称为‘溜叟’。后来一般人和汉人称彝人为爨人，系以彝人习用鼎炊为食，象征的称呼。到了晋朝封爨人之首为爨王。夷人之称，系历代王朝歧视的称谓。但后来彝人之懂汉字者强为解释，大人背弓为夷，是尚武，于是也就安于夷人自称。相传彝文是与仓颉同时之佉卢所造。仓颉造字直书右行，流行于黄河流域。佉卢造字直书左行，流传于长江流域。单字很多，比汉文难学，但以司祭祀比穆巫师等为世袭专业者必学。统治阶级之黑彝尚学。所以到满清道光、咸、同时，业祭祀、业巫师之彝人，都凭彝书（佉卢扎数）等书为彝族服务。黑彝中之上层，也尚有通达彝书的。彝书

多系抄录本（曾见于“卢舍”“行苴”两家）后来还在石林旁的一老人处见，未见印刷本。书分三类：1. 历史；2. 礼仪；3. 超荐、祭鬼。清末时，后一类时有所见，前二类为稀有难见了。历数‘建子’，阴历十月初一过年，每年节日，多同于周政。婚丧冠祭，近于周俗。婚嫁纳采、纳聘、亲迎的仪式，多似仪礼所载。人死点主，彝语‘匹乃’用竹片书主装入小竹筒（意即竹王由竹筒中来，竹王之裔死后应回归竹筒中去），用绵羊毛塞口角装入内有包茅的小竹篓，同代的由左至右依次装为一篓，供于房后祠内台板上。台板分两台，每台供五代，第一代居中，下四代左昭右穆的安放，下台五代届满时，举行大祭，名为‘补待’。大祭用牲，依阶级‘苴穆’（管理者之首）用‘吕那’（全黑的牛）；‘叟苴’（管理者次于苴穆）用‘吕那来补邹’（花头黑牛）；一般用羊，头数有差等，起码两只。大祭后将第一台前五代之竹篓送置于深山大箐人迹不到之悬崖绝壁上，将下一台后五代升为上一台，下一台又安放新五代。……”经过这段谈话后，认为我们有自己的悠久历史，有自己的文化，不能妄自菲薄，不必外求。竹王是我们的始祖，佉卢是我们的先师，崇始祖，尊先师，是我们的传统（彝人家堂屋正中供祖先，右角高处设有佉卢位，过节一同献食奠酒致敬）。于是，就计划组织“竹王会”、“佉卢学会”。从找懂彝字通彝书的来研究佉卢文学入手。于是一面寻找教师，一面介绍会员，推陆亚夫为会长，轮流在陆亚夫、安恩溥等家聚会。说明俟组织相当成熟，再告诉龙云、卢汉。在进行当中卢玉书侧闻张凤春（龙云的师长）知道我们这个活动，表示反对，并抱怨龙云，因此，也就停止进行。这是一次未成的有意识的组织。但后来黔西一带之彝人安观清、安伯英、安克庚、杨伯瑶、杨砥中……被周西成压迫逃避到昆明，这个组织又活动起来，范围扩大到有傣族李呈祥、刀有良……参加。原创始人卢玉书等反而冷淡，至被杨砥中利用拉拢贵州的苗族杨聚五、西康的彝族顾光电等改称苗彝民族促进会来竞选伪国大代表时，安恩溥因为怕杨砥中的狂妄冒失会弄出事来，也拒绝参加了。杨砥中等直至解放前夕还在利用这个组织进行活动，但与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可以说没有关系了。

云南这个有形无形的彝族统治集团，对龙云作了 18 年的云南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也就是说他们残酷地压榨云南人民达 18 年之久，不能只是龙云、卢汉负责，安恩溥、陇体要、陆崇仁以次的每个分子，都要负一定的责任。由于分布在政治、军事、经济、党务各个方面的这些骨干分子，以他们的出身说，都有点来头。他们都具有威迫利诱欺骗麻醉的封建统治伎俩。他们闲时互相标榜说：我们这些人从小就会带人驾驭人的，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们要封建尊君服从的那一手，随时随地宣传龙云内圣外王，英俊无比，卢汉豹头环眼神勇多谋。此外还做点表面工作，如剿办张兴洪、张结巴、周毗牙、席钧乾、马大贤等匪，搞移卤就煤，搞实业公司，搞水库等等来掩饰他们的反动统治。不但非彝族的政、军、财、党的骨干被他们麻醉，一般人中也有被他们暂时欺骗的。

这个集团，既是以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一时的利害共同形成，存在的矛盾因素就无法统一。到了龙、卢、安、陇、陆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时，为蒋介石所乘，这个集团解体，龙云也就垮台了。

（1961 年 12 月 28 日）

在护国之役中崩溃的彝族纳楼土司

普梅夫

一 护国史上应增补的一段空白

关于护国战争，有一段重要史实涉及滇南建水县属纳楼彝族土司（自称“罗罗”）。它发生在自石屏至金平的红河流域（即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是一场拥护袁世凯的以纳楼土司为主，包括其他土司、地主、商人在内的反动势力的斗争。这在近代中国的护国运动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对于了解滇南土司中影响较大的彝族纳楼土司的衰亡史也很重要。就以护国战争而言，直到现在，所依据的也多属旧档案中的零散资料，许多内幕和具体情节未必有所记录。史学界很多论述护国之役的文章，均根本不提（或不知道）有关纳楼土司之事；或仅以三言两语提到袁世凯的南方支柱广东督军龙济光，派他的哥哥龙觐光先率一支部队经过广西欲进攻云南，在滇桂边境被护国军第二军李烈钧击溃，以及龙济光儿子龙体乾潜回云南发动武装内应，进攻个旧、蒙自等地被击溃等寥寥数语。对于纳楼土司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则完全无人提到，更说不上有一篇比较系统翔实的文字资料以供了解这段史实。

现在，对于7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还可记忆一鳞半爪的人已是极少了，我们应当及时把这段空白填补起来。我的忆述，主要是童年和青年时代直接从家庭关系中见闻而来，小部分是30年代在广西与龙济光旧部的接触中了解到的。

把远在滇南且似乎渺小无闻的彝族纳楼土司，跟雄踞北方而不可一世的袁世凯联系起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要把客观存在而被沉没的史实挖掘出来就不感奇怪了。里面起联系作用的关键人物就是龙济光。龙的儿子龙象乾是袁的女婿，纳楼土司普钧堂（名应元）的长子普少堂（名怀安）则是龙的女婿，两对儿女亲家，构成袁—龙—普的反动关系。一条政治婚姻纽带把三家的命运捆在一起，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各自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而共同演出一出封建制度垂死挣扎的丑剧。

二 纳楼土司简况

彝族纳楼土司，在清朝临安府辖区内（大致相当于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的红河南北两岸）的土司是比较大的一家，历史长，辖地宽，影响大。在土司衙门悬挂的传统对联是：“九重锡命传金碧，五马开基自汉唐”。表明他之所以取得司一方之土的权位名义，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元时为宣慰司，明初洪武时代称为“纳楼茶甸副长官司”，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是这条官衔。在清末光绪时期，由于土司普姓家族内互争权位而骨肉相残不止（历史上就出现过几乎灭绝子孙的争斗——明末清初的普率就是个幸存的遗腹

子)，直接影响到红河地区动乱不安。因此，清政府于光绪九年（1883）左右把它一分为四，把原有的辖区八个里（每里相当于一个乡）分割开，使普氏家族的四个支系各自管辖两个里，都是纳楼茶甸土司官，使之各得其所，相安不争，既削弱了土司势力，又有利于清朝统治者分而治之。

由开始分为四家，到护国之役的时候，相距仅有 32 年左右。在护国时，普氏家族四个支系承袭土司职务的人物分别是：第一支（长支），普国泰，辖乐善、永顺二里及三勐；第二支，普安邦，辖安正、崇道二里；第三支，普应元（即普钧堂），辖复盛、敦厚二里；第四支，普钦邦，辖太和、钦崇二里。纳楼土司的辖地，原有“三江八里”的概括说法。“三江”指红河、李仙江（即小黑江）、藤条江；“八里”即上述四家所辖的八个里，其中的复盛、钦崇、崇道三个里都在红河北岸。三江八里的范围宽到东接蒙自、个旧、屏边，南邻越南，西起石屏，北至建水县城脚的纸房铺（后在历史变迁中已缩短到距县城二三十里），已是一个大县的规模；史称其原为临安府所属十土司、十五掌寨之首。

除历史、辖地两个因素之外，加之普钧堂这个人的资望，使纳楼土司在清末民初时期对滇南的影响特别突出。“资望”二字在封建主义的环境里会起到特殊的权威作用。普钧堂当时在普氏家族内是最高一辈，年龄也长，文化水平较高；普安邦和普钦邦是侄辈，普国泰更是孙辈了。这地区的许多土司都是亲戚，比如溪处（傣族）、司陀（哈尼）是侄女婿，元江的瓦渣（哈尼）是孙女婿，都属普钧堂影响所能及。其次，普钧堂比较清正，不苛扰人民，也使其威信超出自己辖区。竟有这样的事，别家土司管下的百姓打官司得不到公平处理，愿跑到官厅（地名）来向普钧堂申诉，一经裁断，当地的双方都心服口服地走了。在自己辖区内处理讼案，他也很少采取坐堂审案的方式，而是采取调解方式，以理服人。

上述历史、影响等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纳楼土司普钧堂具备许多优越条件，龙济光可以利用他来为效忠袁世凯、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服务。袁世凯要做皇帝搞封建复辟，在南方靠龙济光为重要支柱，封龙为郡王，倚重甚于其他，但对云南有顾忌，对付的办法是一方面尽可能拉拢蔡锷、唐继尧，对唐也封了侯，一方面利用龙济光的云南关系对云南进行捣乱。龙执行袁的旨意，具体布置是由他的哥哥龙觀光亲率一支武装假道广西入云南，同时以普钧堂为首，加上派龙体乾潜回云南为副，共同组织武装作内应。企图内外夹攻，破坏护国运动。普钧堂就这样被推上为“亲家”卖命之路子。

三 野心诡谋和龙觀光的覆灭

龙济光为何打算对云南内外夹攻？据后来普少堂和龙的旧部陆朝珍（后定居广西南宁，是云南广南人，普随龙觀光攻云南，龙的部属称他为“陆司令”）谈，龙济光早有想法：云南毕竟是老家，最好归他所有；龙觀光是哥哥，作为他的部下同在广州不是好办法，应当另有个好安排。因此，借为袁世凯消除南顾之忧的效忠机会，由袁给龙觀光“云南查办使”的名义（并已封侯爵）率兵入滇，在普钧堂的配合下如果进攻得手，就两路进兵直取昆明，赶走唐继尧之后，由龙觀光统治云南，普钧堂为副。为达此目的，

龙氏兄弟考虑到内应武装指挥问题：普钧堂和龙体乾都缺乏作战经验，普年老病弱，虽为首，但不能亲临前线指挥；龙体乾年轻骄躁，未必肯虚心接受普的领导，内应武装又是临时凑合的、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于是决定派黄诚伯（龙的部属称他为黄司令）率一个连作为先遣，采用“暗渡阴平”办法由滇桂边境秘密穿插进云南，打算到官厅帮助普指挥作战事宜，制约龙体乾，也便于通力合作，统一计划与行动。

如果达到夺取昆明、赶走唐继尧的目的，龙济光的下一步棋就是迫使夹在广东与云南中的广西陆荣廷倒向他们一致拥袁；否则滇、粤两面夹击，赶走陆，也把广西抓到手。这样粤、桂、滇3省连成一片，既更有强大力量支持袁世凯，自己的地盘也更大，更能进可战、退可守，称一方之雄了。这就是龙的如意算盘。

但龙济光对陆荣廷这个“亲家”（龙觐光儿子龙运乾是陆的女婿）兼“同袍”（共同在岑春煊手下镇压广西起义人民“游勇”）没有看清楚，上了当。陆荣廷也有他自己的算盘：一方面对袁表示积极拥戴，对龙也慷慨同意假道和以兵力支援；一方面静观各省尤其云南的动态。当龙觐光率部队到达百色地区，开始进入云南时，护国军第二军已出师到此，把龙的先头部队李文富部击溃，陆荣廷早已在这一地区布置好由他的儿子陆裕光指挥的部队从后截断龙的退路，予以包围缴械；并立即发表通电宣布广西独立，并与护国军一道讨伐袁世凯。龙、陆一对亲家变成冤家，但是陆荣廷说：“国事了国事，亲家还是亲家。”龙觐光全军覆没，黄诚伯虽然窜进云南，仍归失败而逃。

四 内应武装的准备和纳楼土司的神话

龙济光所布置的内应武装力量，基本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以龙体乾负责的龙氏兄弟的纳更、稿吾两土司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主体，组织周围土司，包括王布田（现在的金平县）土司刀良臣在内的武装；第二部分即是以普钧堂为首的四家纳楼土司为基本力量，组织其周围土司、地主参加的武装。这第二部分，即是以下着重要说的。

大约在1915年冬，龙济光派普少堂以回籍省亲为名回云南，向普钧堂传达计划。普少堂带着一个排的护送武装，人夫轿马一大群，堂堂正正地取道广西，由百色经云南文山地区到建水。采取这条路线的走法而不按当时一般出入云南取道香港、越南的走法，是有其意图的：一是为将来龙觐光攻滇探路；二是便于运送一些枪械来充实内应的武装，数量虽少，毕竟要好一些。普少堂回到官厅（普钧堂土署所在地）这一天，我还有些印象：官厅百姓为欢迎（实际当然是奉令）“大少爷”，香案摆出五里外，所谓“鹦哥绿”色金绒料的轿子快进村子时开始放鞭炮，一直放到轿子在土司大门前落地，又燃放三响小铁炮。

普少堂在家住了半月左右后走了，官厅却开始了一个热闹场面。一些土司陆续到官厅来与普钧堂密谈，住上两三天就走了；建水城内和县城之西西庄的几家大地主、士绅人物也来过。隔不久，听说龙体乾已回到逢春岭（他的土司署衙所在地），并送了一颗铜印到官厅（是什么官职称号不清楚）。除此之外就是练兵、准备枪弹等等。普的土司署里人来人往不停，灯火通宵，缝制旗、干粮袋，蒸荞麦粑粑，熬铅制弹头，忙得乱哄哄。最重要的还是练兵，普钧堂把自己辖区复盛、敦厚（今元阳县大部分）两里内的青

壮年男丁分批征派到官厅来编队训练，自带武器，有刀、枪、矛、弩，形形色色，简直是个落后武器的展览，少数几支“五子枪”（即七九或六八口径的步枪）已经是当时的“精锐”武装了。

官厅距建水仅 60 华里，并且是出入红河南北岸的交通要道，商旅来往频繁，上述不寻常的热闹场面难掩人耳目。有一天，普钧堂的一个堂兄普选廷（字应科）突然从县城来到官厅。他是普氏宗族的老族长，一直住在县城，养尊处优，已多年不下乡。这次突然到来，原来是奉建水驻军——唐继尧一个旅的旅长李修家之命，来对普钧堂进行劝说、警告。据说大意是叫不要轻举妄动，一切要听从唐继尧的命令。还说唐也是拥袁的，跟龙济光不仅仅“大家是云南人，应以桑梓为重”，而且互相已有联系；如果乱动妨碍了唐的计划，就要受惩办。他住了几天就走了。普钧堂立即把这些备战的活动转移到附近山中僻静的地方进行，官厅村子表面上暂时恢复了以前的平静。

不久，官厅又热闹起来，准备行动了。行动之前，特别严肃、隆重地办了几件事，就是在出兵之前求神祷祝、祭告祖先。除了按彝族风俗请“贝马”（另音译为毕摩）念经卜祈 7 天之外，就是祭祖。这里要先介绍一段关于纳楼土司的神话，才便于说明祭的是什么祖先，求的是什么神。

传说明清之际，纳楼土司家族争权夺位而互相残杀，只剩下母女二人，住在山花（村名，在官厅之东约 30 里，属钦崇里）。女渐长成。某日，其母感觉近日女儿情态似乎有些异样，追问后，说在半夜常有一个穿黑色衣裤、裹黑布套头、披黑毡的男人从楼窗飞进来，不知姓名，也不知什么地方的人，她母亲就把所纺的几筒线接起，穿上针，嘱女儿等这黑衣男人临走时把针隐插在他衣服上，握住线筒放线。女儿照办了。次日早晨，母女两人顺着线找到离村不远的一座高山悬崖（人称“万丈崖”）的洞口，这是个人上不去的崖、进不去的洞，只能看见线从洞里进去，便认为这黑衣人是神，从此黑衣人没有再来，但女儿怀孕了，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普率。传说普率聪明、勤劳、勇敢，成长为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人物，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立过不少战功，最后承袭了土司职位，并繁衍了子孙后代，发展了普氏家族。传说普率在青少年时代上山砍柴，遇到一个如前述打扮的黑衣人传授他武艺，且传给他一把剑、一只鹰、一个小葫芦，并告诉他：遇要打仗，先把鹰放出去，飞回来不叫，就会打胜仗，否则会打败仗，好准备；在紧要关头碰上需要水、火、粮、药，只要对着葫芦喊三声就有了。于是，在纳楼土司普氏宗教内有一副歌颂普率的对联：“将军誉重文章府，学士功登戎马场”。所谓“学士”、“文章府”，据说普率也中过“举人”之类，读书多，能写能作，官厅村西头的玉皇阁有普率写的一块匾。传说普率死后，那把剑飞回万丈崖，插在洞口，鹰、小葫芦都被收回万丈崖。

普率之子普向化，传说也把他描绘得神乎其神。说他母亲梦见一只老虎依偎在她怀里，于是生下普向化，长大后英武善战，遇到坐轿时，他嘱咐轿夫：如果感觉轿子轻了恰似无人乘坐一样时，那是他睡着了，要立即叫醒。有一次轿夫抬着轻轿子很省力气，忘了叫醒他，他醒后大发雷霆，若非别人力劝，几乎把轿夫杀掉以示惩戒，并说“我又跑去吃了一个人”，表示很后悔惋惜。随后有人反映某处路边被老虎咬死一个人，因此人们背地叫普向化为“二老虎”。由于有这种荒诞的传说，在我以前的纳楼普氏宗族子

孙中不少人的脑子里对虎有一种神秘观念，并不生恶感，且感祖先与虎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

传说毕竟是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对神化统治者的传说，是他们美化自己、愚弄人民的工具，也是他们的重要精神支柱，无怪乎纳楼土司每在出兵之前，都要祭神祭祖。

最先，也是最隆重的是去山花祭万丈崖。队伍浩浩荡荡，黑旗遍张，刀枪耀日，用的“三牲”（猪、牛、羊）也必须是黑色；鼓、锣、牛角号、古老的长管铜号齐鸣，炮声震山谷；有“贝马”念经祝祷。随后在村子里的家庙祭普率及其他祖宗，到板井（村名，在官厅东数里）一个小庙祭普向化。这两处祭的仪式和规模较祭万丈崖要小些，但必不可少的是“贝马”念经。听说要在普率的牌位前摆上一把剑、一个用黑色丝带系的小葫芦；在普向化的塑像上披上一张虎皮后，才能由贝马祝祷这些神灵祖先保佑胜利。

五 失败及其后果

内外夹攻唐继尧的战略措施，其原来的计划和决定是：一、内应武装的领导以普钧堂为首，作战指挥则主要由黄诚伯负责，龙体乾为次，他应尊重普、黄。二、内应发动的时机是黄诚伯到达官厅，龙觐光已在滇桂边境开始攻入云南或在云南境内受阻之时。三、发动后龙体乾的一路负责攻取建水，得手后支援龙体乾；两路得手，汇合之后统一指挥向东策应龙觐光，然后以龙体乾为南路分别指向昆明，总的归龙觐光指挥。在此之前，云南与广东、与入广西后的龙觐光的联系是由龙体乾负责。

可是，年轻气盛、骄躁轻率、又属军事外行的龙体乾，才得到龙觐光达百色的消息，尚不知道龙觐光是否已开始进攻，黄诚伯也还未到达，他就通知普准备行动。更荒谬的是还没有跟普商定协同行动的具体日期，就提前行动了。普钧堂刚刚祭了祖先，龙体乾便已出发进攻蒙自和个旧，迫使普仓促出战。本来在蒙、个、建三处城内都布置有内应，同是内外结合的战术，就因龙体乾造成的错误，不能发挥这些内应的作用。因为提前仓促行动，使这些内应准备措手不及，况且对方驻军早有警惕，三处行动时间不一致，在后的对方已有戒备，内应不敢动也不能动；有的地方（如攻个旧），事先没有通知内应。这种情况，失败已成定局。龙体乾亲自指挥的一路兵同时攻两城，以弱敌强，又分散兵力，进攻蒙自的一支才到城边就被驻军一击而溃；进攻个旧的一支只攻到宝华山和老阴山脚附近就被阻不前，加以蒙自方面失利，怕被截断退路受包围夹击，只好狼狈撤回逢春岭。普钧堂指挥的一路进攻建水时，已是上两处失败之际，建水驻军（李修家旅一个团）早已严阵以待；普军实际临阵的则是一个族孙普家文代普指挥，此人不过是个公子少爷，无能又胆小，对军事全属外行，率队才行进到距城十五里处（白水村南小地名叫“土地庙”附近）就被阻败退。内应也完了。

当此之时，黄诚伯历尽千辛万苦“暗渡阴平”几百里才到达逢春岭，已完全无能为力，也没有留的必要和可能。因龙觐光覆灭，归路也断了，只好将武器留下，大部分留给龙体乾，小部分送给普钧堂；士兵多是本乡本土的，不愿走的留下，其余随黄诚伯经王布田过越南、香港回广东。这是1916年初的事。